澳门的文学是流动的文学

□吴志良

澳门的文学是流动的文学，也是漂泊的文学。流动，是因为天南海北的文人骚客东来西往，留下了不少笔墨。漂泊，是因为从前即使长住在澳门的人，也当自己是旅居。对于华人移民来说，澳门回归祖国之前，他们对故乡的感觉近在咫尺，远在天边；而对于葡萄牙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故乡则更加遥不可及。正因为源于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太浓太重，无论是华人还是葡萄牙人，都有说不尽道不完的乡愁。

英国诗人奥登曾称澳门为“天主教欧洲的一棵野草，非葡非汉”。与其说“非葡非汉”，不如说“又葡又汉”，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澳门多元文化的特点，这也是当今澳门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背景。如果将澳门比喻成一个文化符号，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很容易识别、读懂和接受。如果我们将这个符号做大做强，用西方人能接受的方式、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澳门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成为向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基地。

今年3月份，中国作协举办“欢迎港澳作家回家”活动。欢迎仪式上，我百感交集：“感谢娘家的精心安排，我们终于名正言顺回家了，理所当然回到温暖的家。2014年我们组织澳门作家来北京访问时，就倡导澳门文学要回归祖国文学大家庭，回归主流。10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中国文学大家庭名副其实的一分子。”

事实上，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大家庭。无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澳门文学人的心和祖国都紧紧相连；虽然离开祖国的怀抱很久了，但澳门人与祖国一直同呼吸、共命运。此乃乡愁之源。

文学是最能触动深层情感、引起共鸣共情的文化表现形式。2017年我们倡议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其目的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推动粤港澳三地文学界更加密切的交流合作，增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积极参与人文湾区建设，共同书写大湾区，以期建立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增强港澳同胞的家国情怀。同时，通过这个平台，使得港澳作家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学大家庭，并为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贡献港澳的力量。

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我们相信，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港澳文学，能够更好地丰富中国文学，增强中国文学的多样性。港澳“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特殊地位和“一国两制”的特殊优势，可以为中国文学增加国际话语权发挥独特而关键的作用。我们还相信，假以时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一定会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面鲜艳旗帜，也会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为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寻找一个有效的模式。

（作者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

包容与共生

□姚 风

早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郑炜明就提出了划分澳门文学的两个标准，它们是：“一，澳门人的任何作品，所谓澳门人的作品是指土生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以其在澳门写作的作品为准；二，任何人所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的或者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这样以宽容的态度来界定澳门文学，是值得欣赏的，但似乎显得过于宽泛，“中西文学中与澳门有关的创作”或者“任何人所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或者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是否可以把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或奥登以澳门为题的诗歌都纳入澳门文学呢？因此，在定义“澳门文学”时，应该清楚地注意到“澳门文学”和“关于澳门的文学”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

澳门文学是地域性文学，但不同于广东文学或者北京文学这样的地域性文学，它深受中国文学和葡萄牙文学的双重影响。因此，葡语文学是澳门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澳门文学多元性的重要体现。大多数以澳门为背景的葡语作品讲述的依然是葡萄牙人自己的故事和感受，虽然会向中国人的世界投去好奇的目光，但绝大多数都停留在“异国情调”的描写上，但也有作家试图冲破这种边界，探询中国人的生活和情感，玛丽娅·昂迪娜·布拉嘉（Maria Ondina Braga，1933—2003）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她1961年只身来到澳门，在一家教会学校教授英文和葡文，澳门激发了她对中国的兴趣和热情，也给了她写作的灵感。澳门的生活经历让她创作了两部小说集《澳门夜曲》和《神州在望》。她对中国的热爱使她感性、优美而略带忧伤的文字始终贯穿着人性的柔情，她不像许多西方作家在描写中国这个“他者”时常常占据着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尽量避免偏见，显示出人道主义的关怀。女作家晴兰（Fernanda Dias，1945—）1986年来到澳门，曾在葡文学校任美术教师，已出版多部诗集和小说集，主要有《纸的时刻》《繁华盛日》《二胡》《茗》以及《太阳、月亮以及丝绸之路》。在中国友人的帮助下，她还翻译了《澳门纪略诗歌选》等作品。她热爱中国，她曾说“我的一半留在了澳门”，而翻译是她表达热爱的一种方式。另一位依旧活跃的葡语作家是左凯士（Carlos Morais Josê，1963—），他在澳门已生活了三十多年，身兼诗人、小说家、记者、出版人、翻译家等多种身份，迄今已创作了《内港》《死在四个夜晚》《忏悔档案》《澳门地名书》《食云者》等诗歌和小说作品，以及评论集《迷雾中的九个标点》等，此外还主编、出版了《中国诗歌500首》《陶渊明诗选》《寒山诗选》《中国文学简史》《孟子》等著作，创办了汉学杂志《中道》，为中葡文学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土生葡人文学是澳门葡语文学独特的风景。土生葡人作家一般用葡文写作，也有人用土语（Patúa）写作。土生葡人文学过去被纳入“葡萄牙文学”，但土生葡人文学研究者汪春认为，土生葡人文学是澳门文学的一部分，它的根在澳门而不在葡萄牙，是澳门的历史孕育了土生文学。飞历奇（Hnerique de Senna Fernandes，1923—2010）是澳门土生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曾祖母是中国人，他的妻子也是中国人。他在澳门出生，虽身为律师，但酷爱写作，发表了《南湾》《望夏》《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朵斯姑娘》等小说。其中两部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和《大辫子的诱惑》，已被改编成电影。1956年，一本由葡语写成的描写中国人生活的短篇小说集《长衫》在里斯本出版，作者名叫江道莲（Deolinda da Conceicão，1913—1957）。她在澳门利宵中学读书，接受的是葡萄牙的正规教育，但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与其他葡语作家的写作，她关注的是在澳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的真实故事：中国人的风俗，中国人苦难的命运，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她的作品提供了一幅幅展现澳门历史风俗的真实画面。诗人李安乐（Leonol Alves，1920—1980）从小热爱诗歌，由于父亲早亡，生活艰辛，不免在诗歌中抒发悲叹，但也有对中葡文化热情的赞颂，并对自己混合中葡两个民族血脉的身份深感自豪，正如他在唯一出版的诗集《孤独之路》中所写：“我的胸膛是葡国的，也是中国的，/我的智慧来自中国，也来自葡国。”“我是谁”是关于血缘、国籍、族群和文化的追问，也是对文化身份的识别与体认的渴望。此外，飞历奇之子飞文基（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1961—）继承父业，不仅是执业律师，也热爱文学，他与友人一道组建剧团，坚持创作，上演了多部话剧，如《毕哥去西洋》《圣诞夜之梦》《西洋，怪地方》《阿波要庆祝》等。

澳门回归祖国已经25年。这片土地仍然是许多作家创作的主题，他们以崭新的心境和角度去审视和书写澳门的历史变迁，他们的写作无疑是构建澳门文学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澳门文学“尊重包容和谐共生”这一特征的体现。

（作者系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乡愁是一把打开澳门文学的钥匙

□穆欣欣

澳门文学是涵盖了使用中文和葡文创作的作品，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下生发的形态。澳门的历史就是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其间有互相尊重、理解与互鉴，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文化场域。

澳门面积虽小，却海纳百川，葡萄牙人及各国商贾为了商贸利益于此居停，这里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之地，中西文化也在此相遇。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1591年贬官广东，赴徐闻县上任途中绕道澳门（明时属香山县管辖），在此看到了异域风情，写下《香岙逢胡贾》，道出了澳门的与众不同。这里港口繁忙，充满了来往的外国商贾：

不住田园不树桑，琉珂衣锦下云樯。

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

诚然，葡萄牙人深度影响了澳门的城市格局和风格。行走在澳门街头，能明显看到葡萄牙无数城镇的影子。

有葡萄牙文学之父称谓的诗人贾梅士，传说400年前曾在澳门白鸽巢公园石洞里吟哦成长诗《葡国魂》（又译为《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其中描述葡萄牙自然地理位置的诗句“陆终于此，海始于斯”，何尝不是他的乡愁？对比汤显祖“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异曲同工。两位16世纪的中葡文学大家，因为澳门而各自完成了中葡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品。

最早在澳门居住的葡萄牙人为这片土地蒙上了一层浓浓淡淡的乡愁。他们有谚语说：“喝过亚婆井的水，就忘不掉澳门！要么在澳门成家，要么远别重来。”

澳门文学中这份天然的乡愁，除了葡萄牙人对家国的遥望之情，更是华人背井离乡、用文字来慰藉的思乡之情。上世纪80年代前后，大批内地新移民来澳门定居，这是澳门历史上经历的又一次城市化进程。澳门华人人口中除占最多数的广东人外，福建人、上海人在比例上平分秋色，每一个来澳门的人都有离乡的记忆和思乡愁绪，文字具有一定的治愈功能。

乡愁，在澳门华人作家笔下就是一场场个人经验和记忆的书写。“80后”作家梅仲明在《2013澳门的乡愁》一文中这样写：“长途客车和呕吐，是我童年记忆的重要组成。每一年寒暑两假，我总要面对历时超过五小时的晕眩，一往、一返。各种西药与古方，只为撑过那一条颠簸不平、上山渡海、看似永无尽头的回乡之路。年少时，不明白父母对家乡有那么深的依恋……”童年不识乡愁味，长大后的乡愁化成长途客车上的劳顿。

以培养作者的《澳门日报·新园地》副刊为例，作者中不乏“新移民”（多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民潮下来澳门定居的外乡人，虽已在澳门居住多年，仍被称为“新移民”群体。文学研究者将这个群体作者创作的作品归类为“新移民文学”）。石城常描写故乡福建的乡土人情，殷立民多忆江南往事，程文笔下满是旧日广州味道，谷雨笔端不忘上海，而双飞燕常往返上海、澳门两地，笔下就有了两个城市从文化到饮食的比较。

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乡愁的文字，作家时常笔锋一转，不约而同地转到了舌尖上来。这舌尖上的乡愁代表了童年最初始的味道，味蕾的记忆要比大脑的记忆来得更持久绵长。

我喜欢吃虾，也许是因为小时候与虾有过记忆深刻的接触。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在长江边的小村断断续续生活了六年，那时工业污染少，更没有农药化肥。清凌凌的长江水很干净，长江何止刀鱼鲥鱼鲜美，更有长江籽虾生猛肥壮、虾脑饱满、虾籽累累。

——殷立民《长江籽虾》

金黄小巧的枇杷果，是把我们和家乡紧紧联结的精神纽带。天下产枇杷的地方多的是，可我总是向人夸口，家乡的枇杷顶呱呱！……再一次离开故乡的时候，我留恋地回头多看几眼坡上的枇杷园。

——石城《枇杷熟了》

有一种乡愁，是对味道的思念，对家乡青山绿水的思念，而思念中分量最重的，莫过于是对亲人彻骨的思念，思念中带出地方特色，是一道道让我们百般回味的远去的风景。

当下的澳门，和其他大都市一样，奔赴在高速发展和运转的路上，小城昔日的乡情逐渐成为老澳门人最为留恋的风景。

年届古稀的林中英厚积薄发，近年以《雀园记事》系列文章，聚焦自己儿时居住的雀仔园小区。她笔下带出澳门城市变迁的历史及消失的老物件，唤醒人们对澳门往昔的记忆。她用文字回味旧城区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珍贵情谊，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如孝、悌、信、义贯穿于文章细节中，体现在笔下老澳门人的言行上，对于这些种种的美好，澳门人常以“人情味”一词概之。“人情味”成为澳门人认为最值得珍视的“本土特产”。

乡愁与乡情，是阅读澳门文学的一把钥匙。中国人向来重视“乡土”概念。土生土长的澳门人都有一个“乡下”（故乡、老家）。早年，澳门人用于来往内地的证件被称为“回乡证”，尽管在澳门回归祖国后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叫“港澳同胞往返内地通行证”，但至今仍被亲切地称为“回乡证”——折射出每个澳门人心里都装着一个故乡，载着乡愁。

（作者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

文学共同体的想象与实践

□熊育群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提出已有7年，它的面世紧跟大湾区的规划，属于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召唤与催生。文化本身就在政治、经济之后，需长期浸润而生。而紧要的是对自身的认识、方向的辨析与方式方法的确立。

在建设国家民族共同体中，大湾区不仅是经济共同体，在文学、文化层面也须融合创新，建构起文学的共同体。这种文化使命将使大湾区文学产生极大影响。

大湾区成形不只因地理原因，同是广府人主体，族群的方言、习俗与民间信仰几无差别，生活方式、习惯与趣味也极为相近，它们构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基础。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生动表现了广府人的生活，可以说《虾球传》就是旧时大湾区文学的一张“脸”。金庸的武侠小说、蔡澜的饮食文章，从文学到生活随笔都是香港消费型社会的表征，在商业气息浓厚的珠三角自然引发共鸣。

澳门这座城市体量虽小但文化含量极高。当年魏源的《海国图志》、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影响深远。澳门最早出现西式大学、医院、印刷厂，外文报纸、中译本《新约全书》《华英字典》也首次在澳门出版。康有为在澳门创办《知新报》，是维新派幸存的报刊，现代意识浓厚。东西方文化的结合由澳门向内地辐射，推动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转型。

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文学走过了一条中外兼容的道路。作者有内地被贬者如汤显祖，有国变后孤贞不屈削发为僧者如屈大均、方颛恺，明代遗民张穆、屈翁山、释大汕等，清代遗民汪兆镛、吴道镕、张学华、汪兆铨、钱二南、利树宗等。他们创作数量庞大，有历史记事、故国相思、边海风情、异邦方物，作品迥异于内地，特别是域外风物多无汉名，创作者开创了音译的先风。

当内地白话诗盛行，澳门仍热衷于古典诗词写作。他们以文言文作为华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和对民族文化的坚守，长期与西方文化对抗并行。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大量移民涌入，白话文学才兴起，新诗活跃的局面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形成。

澳门最早向大海敞开胸怀。葡萄牙诗人贾梅士、庇山耶先后来到这里，创作了成名作《葡国魂》和《滴漏》。殖民者带来的不只是西方文化，还有印度、日本等国的文化，澳门曾聚集了多个不同民族，孕育了一个以葡萄牙血统为底色、融入东方不同族裔基因的“澳门土生”族群。一边是洋人区，一边是华人区，两种语言、两种宗教、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建筑风格、两种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中葡两种文化彼此共存，和谐兼容。

“澳门土生”族群在16、17世纪用夹杂着少许粤语的土生葡语创作歌谣。上世纪40年代“土生文学”集中出现，带有“殖民色彩”的作家群来澳门生活，体验异国情调；有“澳门葡侨具华化色彩作家群”，他们生活在澳门，受东方文化影响较深；有“澳门土生葡人作家群”，他们由欧亚混血儿组成。他们的作品发表于澳门葡文报刊，有的作品在葡萄牙和澳门拍成电影。爱蒂斯·乔治·玛尔丁妮描绘土生族群家庭历史和漂泊世界的人生命运的长篇散文《废墟中的风——回忆澳门童年》，被视为表现土生文化的经典之作。土生葡语创作的戏剧常受葡萄牙方言戏剧节和旅居美国、巴西的土生葡人邀请，前往演出。

澳门文学诗歌成就很高，诗人众多，散文写作者更多，而戏剧则天天上演。澳门回归后，离岸文学和“寄寓文学”终结，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无论八十老翁还是中小学生，都有能诗、善诗者。多媒体时代，澳门仍然拥有近30种报纸，绝大部分开辟了副刊。澳门人坚持传统阅读习惯，这一休闲文化与文学、戏剧结合，营造出浓厚的文学氛围，文学成为了一种市民生活。

在澳门生活的人举止文雅，谈吐温婉，充满自由浪漫的气息，有一种如水的安宁与静谧。文学与海洋的历史连通，具有全球视野。这种独特的经验和体验，能够创造出具有深度的澳门历史和现实的表达。

粤港澳有太多需要被发现、被书写的人和事，深入中国近现代历史肌理，表现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国家的艰难历程，撷取改革开放前沿生活的浪花。这是凡有雄心的作家都不可错过的富矿。假以时日，一个生机勃勃面目崭新的大湾区文学将出现，世人的目光将跟随它投向鲜花不谢、海浪不止的辽阔天地。

（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发行部电话（同微信）：18600547157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